

國學管窺

Contents

1 德才之辯	2
2 黃金之理	2
3 金錯蜀杯	2
4 天下齊準	2
5 毀敝不足	2
6 以平國筴	3
7 秦檜櫛髮	3
8 御神用寶	3
9 力作無止	4
10 僭侈無窮	4
11 沐途樹枝	4
12 羣萃州處	4
13 貴鹿臣楚	5
14 服綈下梁	6
15 脩械制衡	6

资产定价 1 德才之辩 考：考取功名

“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。” ——《诗经·大雅·瞻卬》

“男子有德便是才，女子無才便是德。” ——明·陳繼儒(1558-1639)《安得長者言》

“女子無才便是德，莫因斯語廢文章。家貧媵汝無金玉，只有詩書作嫁妝。” ——《清代閩閣詩集萃編·天游閣集·詩六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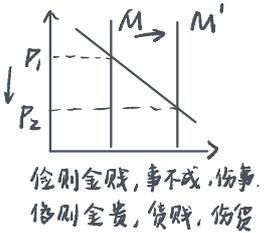
2 黃金之理

黃金者，用之量也。辨於黃金之理，則知侈儉。知侈儉，則百用節矣。故儉則傷事，侈則傷貨。儉則金賤，金賤則事不成，故傷事。侈則金貴，金貴則貨賤，故傷貨。

桓公曰：「乘馬之數盡於此乎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布織財物，皆立其貴。財物之貴與幣高下。穀獨貴獨賤。」桓公曰：「何謂獨貴獨賤？」管子對曰：「穀重而萬物輕，穀輕而萬物重。」 ——《管子卷二十一·乘馬數第六十九》，p926

3 金錯蜀杯 什么是奢侈

古者，汗尊杯飲，蓋無爵觴樽俎。及其後，廢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。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。今富者銀口黃耳，金罍玉鍾。中者野王紵器，金錯蜀杯。夫一文杯得銅杯十，賈賤而用不殊。箕子之讖，始在天子，今在匹夫。 ——西漢·桓寬《鹽鐵論卷六·散不足第二十九》，p303



4 天下齊準

乘馬之準，與天下齊準。彼物輕則見泄，重則見射。此鬥國相泄，輕重之家相奪也。

五穀興豐，吾賤而天下貴，則掄於天下。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。夫善用本者，若以舟濟於大海，觀風之所起。天下高則高，天下下則下。天下高我下，則財利掄於天下矣。 ——《管子卷二十三·地數第七十七》，p1004

滕、魯之粟釜百，則使吾國之粟釜千。滕、魯之粟四流而歸我，若下深谷者。非歲凶而民飢也。辟之以號令，引之以徐疾也。粟乎其歸我若流水。 ——《管子卷二十四·輕重乙第八十一》，p1069

5 毀敝不足

(桓公)問曰：「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？」曰：「同。」「其人同乎？不同乎？」曰：「不同。可與政其誅。譽、堯之時，昆吾之美在下，其道非獨出人也。山不童而用贍，澤不弊而養足。耕以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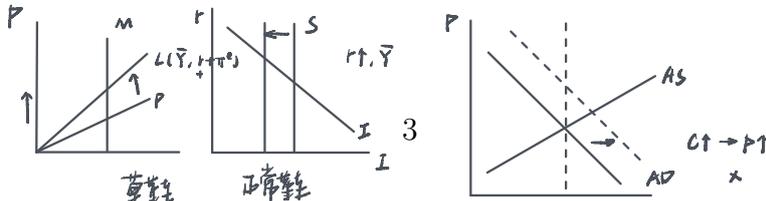
一价定律 商品相对价格

↑ε = (ep/p*)↑

出口

“通正” 刑罚

→ 美丽金属



養，以其餘應食天子，故平。牛馬之牧不相及，人民之俗不相知，不出百里而求足，故卿而不理，靜也。其獄一跣一履而當死。今周公斷指滿稽，斷首滿稽，斷足滿稽，而死民不服。非人性也。敝也。地重人載，毀敝而養不足。事末作而民興之。是以下名而上實也。聖人者，省諸本而游諸樂。大昏也，博夜也。問曰：「與時化若何？」「莫善於侈靡。賤有實，敬無用，則人可刑也。故賤粟米而敬珠玉，好禮樂而賤事業。本之始也。」——《管子卷十二·侈靡第三十五》，p574

經濟蕭條

與時俱進

↑ 消費 ↑
以舊換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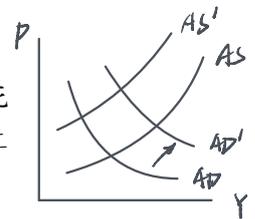
「故嘗至味而罷至樂，而雕卵然後淪之，雕棹然後爨之。丹沙之穴不塞，則商賈不處。富者靡之，貧者為之，此百姓之生。百振而食，非獨自為也。」——《管子卷十二·侈靡第三十五》，p582

商人 → 丹沙

富者浪費 百姓生活 → 消費 ↑, 供給 ↑
↑ 產量

6 以平國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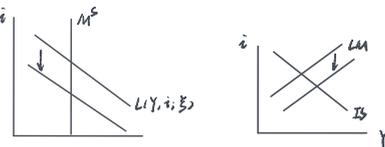
若歲凶旱水洩，民失本，則修宮室臺榭。以前無狗、後無彘者為庸。故修宮室臺榭，非麗其樂也，以平國筴也。——《管子卷二十一·乘馬數第六十九》，p923



考過

7 秦檜櫛髮

京下忽闕見錢，市間頗皇皇。忽一日，秦檜之呼一鑷工櫛髮，以五千當二錢犒之。諭云：「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，早用之。」鑷工親得鈞旨，遂與外人言之。不三日間，京下見錢頓出。此宰制天下之小術也！——南宋·張端義《貴耳集·卷中》



考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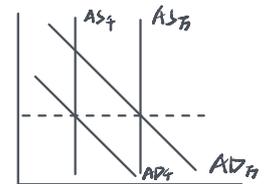
8 御神用寶

桓公問管子曰：「輕重准施之矣，筴盡於此乎？」管子曰：「未也。將御神用寶。」桓公曰：「何謂御神用寶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，此檢數百里之地也。」桓公曰：「何謂得龜百里之地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北郭之得龜者，令過之平盤之中。君請起十乘之使，百金之提，命北郭得龜之家曰：『賜若服中大夫。』曰：『東海之子類於龜，託舍於若。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。勞若以百金。』之龜為無貲，而藏諸泰臺。一日而釁之以四牛，立寶曰無貲。還四年，伐孤竹。丁氏之家粟，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。錢召丁氏而命之曰：『吾有無貲之寶於此。吾今將有大事，請以寶為質於子，以假子之邑粟。』丁氏北鄉再拜，入粟，不敢受寶質。桓公命丁氏曰：『寡人老矣，為子者不知此數，終受吾質！』丁氏歸，革築室，賦籍藏龜。還四年，伐孤竹。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。桓公立貢數：文行中七千金，年龜中四千金，黑白之子當千金。凡貢制，中二齊之壤筴也。用貢，國危出寶，國安行流。』桓公曰：「何謂流？」管子對曰：「物有餘，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。故善為天下

借

套利

烏龜 → 紙幣



- classical 貨幣政策

欺詐

很多与能

者，操於二豫之外。」桓公曰：「何謂二豫之外？」管子對曰：「萬乘之國，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。千乘之國，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。百乘之國，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。以此與令進退，此之謂乘時。」

——《管子卷二十二·山權數第七十五》，p975 很少与能

故智者役使鬼神，而愚者信之。——《管子卷二十四·輕重丁第八十三》，p10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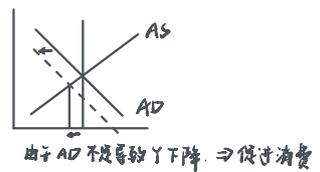
9 力作無止 看不见的手

「君有山，山有金，以立幣。以幣准穀而授祿，故國穀斯在上，穀賈什倍。農夫夜寢蚤起，不待見使，五穀什倍。士半祿而死君。農夫夜寢蚤起，力作而無止。彼善為國者，不曰使之，使不得不使；不曰用之，使不得不用。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。」——《管子卷二十二·山至數第七十六》，p979

10 僭侈無窮 文景之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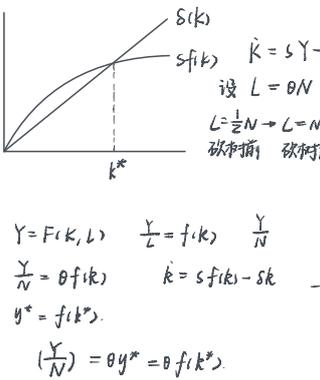
文學曰：『孟子云：「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。蠶麻以時，布帛不可勝衣也。斧斤以時，材木不可勝用。田漁以時，魚肉不可勝食。」若則飾宮室，增臺榭，梓匠斲巨為小，以圓為方，上成雲氣，下成山林，則材木不足用也。男子去本為末，雕文刻鏤，以象禽獸，窮物究變，則穀不足食也。婦女飾微治細，以成文章，極技盡巧，則絲布不足衣也。庖宰烹殺胎卵，煎炙齊和，窮極五味，則魚肉不足食也。當今世，非患禽獸不損，材木不勝，患僭侈之無窮也；非患無旃罽橘柚，患無狹廬糠糟也。』——西漢·桓寬《鹽鐵論卷一·通有第三》，p40 总量不足时刺激消费无效

凯恩斯主义适用范围:



11 沐途樹枝

桓公曰：「五衢之民衰然，多衣弊而屨穿。寡人欲使帛布絲縷之賈賤，為之有道乎？」管子曰：「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，使無尺寸之陰。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行令未能一歲，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。桓公召管子而問曰：「此其何故也？」管子對曰：「途旁之樹未沐之時，五衢之民，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，罷市，相睹樹下，談語終日不歸。男女當壯，扶輦推輿，相睹樹下，戲笑超距，終日不歸。父兄相睹樹下，論議互語，終日不歸。是以田草不發，五穀不播，麻桑不種，蠶縷不治，內瞰一家而三不歸，則帛布絲縷之賈安得不貴？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——《管子卷二十四·輕重丁第八十三》，p1091



12 羣萃州處

桓公曰：「定民之居，成民之事，奈何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士農工商，四民者，國之石民也。不可使雜處。雜處則其言咙，其事亂。」

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，處農必就田野，處工必就官府，處商必就市井。
聖明則王：士→閒外 家→田也 手工业→官府旁 商人→市場

今夫士羣萃而州處，閒燕則父與父言義，子與子言孝，其事君者言敬，長者言愛，幼者言弟。旦昔從事於此，以教其子弟。少而習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見異物而遷焉。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，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。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。

今夫農羣萃而州處，審其四時，權節其用，備其械器，比耒耜耨芟。及寒，擊壤除田，以待時乃耕。深耕均種疾耰，先雨芸耨，以待時雨。時雨既至，挾其槍刈耨鎛，以旦暮從事於田野。脫衣就功，別苗莠，列疏遨。首戴苧蒲，身服襪襍，沾體塗足，暴其髮膚，盡其四支之力，以疾從事於田野。少而習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見異物而遷焉。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，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。是故農之子常為農。樸野而不慝，其秀才之能為士者，則足賴也。故以耕則多粟，以仕則多賢，是以聖王敬農戚農。有司見之而不以告，其罪五。有司已於事而竣。

今夫工羣萃而州處，相良材，審其四時，辨其功苦，權節其用，論比協材，制斷器，尚完利。相語以事，相示以功，相陳以巧，相高以知事。旦昔從事於此，以教其子弟。少而習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見異物而遷焉。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，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。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。

今夫商羣萃而州處，觀凶飢，審國變，察其四時，而監其鄉之貨，以知其市之賈。負任擔荷，服牛絡馬，以周四方。料多少，計貴賤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，買賤鬻貴。是以羽旄不求而至，竹箭有餘於國，奇怪時來，珍異物聚。旦昔從事於此，以教其子弟。相語以利，相示以時，相陳以知賈。少而習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見異物而遷焉。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，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。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。

——《管子卷八·小匡第二十》，p372

聯因梁

$$\dot{k} = sY - \delta k$$

$$k = sF(k, l, A) - \delta k$$

$$\dot{k} = 0 \quad \frac{F(k^*, l, A)}{k^*} = \frac{\delta}{s}$$

對A求偏導

$$(F_l \frac{\partial k^*}{\partial A} + F_A) k^* - F \frac{\partial k^*}{\partial A} = 0$$

$$\Rightarrow \frac{\partial k^*}{\partial A} = \frac{k^* F_A}{Y - k^* F}$$

$$y = F(k, l, A) = F_1 k + F_2 l$$

* 13 貴鹿臣楚

桓公問於管子曰：「楚者，山東之強國也，其人民習戰鬥之道。舉兵伐之，恐力不能過。兵弊於楚，功不成於周。為之奈何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即以戰鬥之道與之矣。」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公貴買其鹿。」桓公即為百里之城，使人之楚買生鹿。楚生鹿當一而八萬。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，藏穀什之六；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；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。

楚王聞之，告其相曰：「彼金錢，人之所重也，國之所以存，明主之所以賞有功也。禽獸者，群害也，明王之所棄逐也。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，則是楚之福也。天且以齊私楚也。子告吾民，急求生鹿，以盡齊之寶。」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。管子告楚之賈人曰：「子為我至生鹿，二十賜子金百斤。什至而金千斤也。則是

打不過楚國

去楚國買鹿

抬高價格

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。」^{齊國收穀糧食}楚之男子居外，女子居涂。

隰朋教民藏粟五倍。楚以生鹿藏錢五倍。管子曰：「楚可下矣。」公曰：「奈何？」管子對曰：「楚錢五倍，其君且自得而脩穀。錢五倍，是楚強也。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因令人閉關，不與楚通使。^{與楚斷交}楚王果自得而脩穀。穀不可三月而得也。楚糶四百。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，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。三年而楚服。——《管子卷二十四·輕重戊第八十四》，p1105 ^{歸降齊國}

賣糧食

* 14 服綈下梁

桓公曰：「魯梁之於齊也，千穀也，蠶螫也，齒之有脣也。今吾欲下魯梁，何行而可？」管子對曰：「魯梁之民俗為綈。^{魯國綈梁}公服綈，^{魯國不伐}令左右服之，^{臣民者皆}民從而服之。公因令齊勿敢為，^{齊國不伐}必仰於魯梁，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。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即為服於泰山之陽，十日而服之。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：「子為我致綈千匹，賜子金三百斤，什至而金三千斤。」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。魯梁之君聞之，則教其民為綈。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。魯梁郭中之民，道路揚塵，十步不相見，曳屨而踵相隨，車轂鬪騎連伍而行。管子曰：「魯梁可下矣。」公曰：「奈何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公宜服帛，率民去綈。閉關，毋與魯梁通使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後十月，管子令人之魯梁。魯梁之民，餓餒相及，應聲之正，^{征伐無狀}無以給上。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脩農。穀不可以三月而得。魯梁之人糶十百，齊糶十錢。二十四月，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。三年，魯梁之君請服。——《管子卷二十四·輕重戊第八十四》，p1100

「政令偏好」

* 15 脩械制衡

桓公問於管子曰：「吾欲制衡山之術，為之奈何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，燕、代必從公而買之。秦、趙聞之，必與公爭之。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。天下爭之，衡山械器，必什倍以上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，不敢辨其貴賈。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，燕、代聞之，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。燕、代修三月，秦國聞之，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。衡山之君告其相曰：「天下爭吾械器，令其買再什以上。」衡山之民釋其本，脩械器之巧。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。趙糶十五，隰朋取之石五十。天下聞之，載粟而之齊。齊脩械器十七月，脩糶五月，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。燕、代、秦、趙即引其使而歸。衡山械器盡。魯削衡山之南，齊削衡山之北。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，即奉國而歸齊矣。——《管子卷二十四·輕重戊第八十四》，p1109